

(台湾)罗兰 著

詩人之國



人类先天有一种对善美的追慕，对生命的颂歌，和对造物者的崇服。越是善良的灵魂，越是对造物者有至高的敬意。

海天出版社

(台灣) 羅三 著

詩人之園



(粤)新登字 10 号

策划责编 周景芳 薛 亮

周建生 秦 海

装帧设计 王卫东 王晓姗

责任技编 李镜明

诗人之国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番禺官桥彩印厂

开本 787mm×1092mm 印张 7.35 字数 135 千

1994 年 12 月第 2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42—068—8

Z·2 定价:5.20 元

编者的话

1988年深圳海天出版社首次向大陆读者推介罗兰和她的作品，其后陆续出版了《罗兰小语》、《罗兰散文》以及部分书信体文集和论文集，获得极大反响，在大陆迅即形成“罗兰热”。罗兰的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含蓄，隽永；洋溢着中国式的哲思，睿智、通达；体现着作家对现代社会的深层思考，深刻、清醒；她的作品给打开国门的中国人以前导性的指引，无论是纷繁的人际交往，还是在商业大潮中涌动，均使你体味到一种喧嚣和炎热中的清凉。目前，罗兰已成为大陆读者最喜爱的台湾作家之一。

罗兰女士原名靳佩芬，祖籍河北省宁河县，出生于中国传统的书香之家。其祖父志在金石文物，父亲则谙熟旧体诗词，又长于国乐乐器，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了少年时代的罗兰浓厚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小学毕业后，她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见父亲背负家中七个子女生活的重荷，身为长女的她，在前期师范（初师）毕业时，即选择了“就业”，进入后师读书，放弃了读大学的路。后师毕业后，19岁的罗兰即到乡下小学去教书。由于地处偏僻，日军的铁蹄未曾到过，倒也比较安静。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教书，她遍读了《古文观止》、唐诗宋

词、《花月痕》、《红楼梦》等古籍，甚至连《辞源》都当作小说细细读。同时，她与乡下淳朴、善良、憨厚的农民和孩子们交往中，了解民俗礼仪，增广见闻，获益颇多。这一切，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罗兰幼年深受长于国乐乐器的父亲的影响，学过钢琴，有较好的音乐基础，17岁时得到天津女师学院名师指导。教书期间，组织过音乐团体，经常带领合唱团到广播电台广播。这种学与用的结合，使她的音乐修养达到相当高的水准。1948年，罗兰只身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在一家广播电台主持音乐节目。罗兰喜爱这项新的工作，她往往一面播送音乐，一面就人生的各种问题，向听众特别是年轻的听众进行启发和导引，同时根据听众的来信，释疑、解惑。由于工作的需要，她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每天上班，在进入播音室之前，她都是先在心中拟定一个话题，然后选择适合这个话题的音乐。音乐的选材，或轻松欢快，或激昂奋进，或庄严肃穆，或柔情幽思，抑或是凄绝哀怨，都是依据当时要谈的话题中心而设置的。每一段音乐的选配都体现了她极高的音乐素养。当听众沉浸在音乐的欣赏之中时，她便开始那一、二千字的谈话了。她谈理想、谈生活、谈抱负、谈道德、谈修养、谈友谊、谈爱情等等，那富含哲理性和启迪性的谈话，象优美的乐音一样深入到听众的心腑中。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和劳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听众的纷纷写信要求下，1963年她将每天播放的内容，经过筛选整理，结集成册，出版了《罗兰小语》第一辑，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又连续出版了四辑。图书面市后，深受读者

喜爱,或研读、或收藏、或馈赠亲友,当时即有人颂称《罗兰小语》是青年人心中的一部“福音”。

罗兰的创作是十分勤奋的。从1963年出版《罗兰小语》第一辑到现在,已有近30部作品面市,除《罗兰小语》5辑外,还有《罗兰散文》7集,长、短篇小说多集,以及书信体文集、诗歌剧、论文集等等。其中《罗兰散文》第一辑和第二辑获台湾中山文艺大奖,这是读者和社会对她多年辛勤劳作的奖励和肯定。

此次海天出版社推出罗兰作品精品系列,依照台湾版原作分册编排,保持了作家本人对其作品集所认可的原貌。从这一精品系列,读者可见出作家的思想、艺术历程,可浸润在作家的心境和情趣中;该系列增加了作家年谱等内容,采用精美印刷,使罗兰作品以新的面貌面市,以满足读者鉴赏、收藏和馈赠亲友的要求。

愿您喜爱我们的奉献。

前 言

当我寂寞、忧愁、烦闷，或紧张、焦虑、疲乏的时候，只要翻阅几首我所喜爱的诗，即可得到安慰或支持。

李白的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空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使我度过许多灰心失望的时刻，它给我一种劝解，一个远景，使我觉得眼前得失可以放开；于是，就真的一切烦虑顷刻消失，而能酣然入梦了。

朱敦儒的词：“飘潇我是孤飞雁，不共红尘结怨，……”常能使我从纷纭人事中解脱出来，恢复自己的超然。

他的另一些诗句，如“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担花，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和“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使我找回心情上的宁静。

郑板桥的“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愁水愁风愁不尽，总是南柯。”常能使我及时摆脱俗念，安于淡泊。他的道情十首中，“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更使我怀念起乡间那所简陋的小学，而油然兴起重回乡间教书的念头。

我把书桌前方壁上悬挂一幅白朴的《渔父词》，只因其中“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的萧疏意境，使我能随时推开追逐欲、知识狂，安于朴质无华的人生；在纷纭的俗尘中，继续做我超然的旁观者。

当奔波终日，而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无所获，一筹莫展，带着焦虑与恐惧，而不知如何面对明天的时候，能展读一首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会立觉身心清凉而烦虑全消。

当为人际关系纠缠牵绊、而苦恼不堪时，展读一首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或朱敦儒的“……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天。”总会觉得人生境界大为开朗，而一切压力立即解除。

这些诗，提供无限宽朗的天地，使我摆脱一切外在、后天、人为条律的压迫，找到自我，返回本真。

我不是消极的人，或许正因为我天性中积极的成份太浓了，才不得不随时沉潜于一份清凉。

我爱道家的“为而不争”，只因它既能满足我渴望做事的一面，又能迎合我不欲竞逐的一面。而我所喜爱的诗也正是这一类的诗。它们在无为的背后，存在着千古不朽的有为。因为这些诗人不但有不朽的诗，而且多半都曾积极有为的建立过入世的事业；而它们这千古不朽的“有为”的原动力，却正来自一种“并不求其不朽”的淡泊。

人生似一场热战，执迷不悟或无可奈何的人们毕生

像是置身炎夏，在烈日炙晒之中奔劳。而我们的诗却能有效而亲切的提供精神上的幽静与清凉，能在顷刻之间，把你带到田园、带到山林、带到江海，带到不必受人情与物欲困扰的、无拘无束的天地。

人人都向往一种自由适意的人生，但实际上，人不可能完全摆脱与环境的关系而孤立。何况人所要求的，往往也不仅是人生的一面，而是两面：一面是入世的有为，一面是出世的淡泊。我们的诗，却正可以在有为的生活之中，提供性灵上对自由适意的要求，使我们在奔劳之余，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而能以超然于名利之外的心情去从事入世的事业。

我国古代诗人多曾在入世的生涯中建功立业。他们即使曾过隐逸生涯，甚至曾经出家学佛或学道，也并非他们人生的全部。即连有名的诗僧寒山，在诗中也曾再三表明，所谓隐入深山，主要还是在于你自己胸中要有丘壑。他在一首诗中说得最为明白：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可说是最好的偈语。意思是，“为什么我能到寒山，而你却觉得寒山路不能通呢？原因就是‘我’与君心不同’啊！”

换句话说，能在寒山修行避世，是“心”的事，而不是“路”的事。心到，就是到了。也正如朱敦儒词中所说：“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精神上的清凉有助于入世的人事业。因此，寒山诗的冰封雪冻般的冷澈，给终日奔劳竞逐、心情焦灼的人们读来，反而更有其建设性的作用。它可以随时冷却人们心上因追逐名利权位、患得患失而生的烦热，产生缓和情绪、冷却私念的中和作用与平衡效果，有益人们身心的健康，更有助于个人对人生世相超然的认识，使人不致因一味奔劳征逐而迷失方向。

对于人生哲学，思想家是达之以理，我国的诗人却是表之以情，因此格外亲切。我国知识分子可以不藉宗教之力而精神仍能有所寄托，苦闷仍能有所发抒，诗的力量功不可没。而这也正是我国的诗与其他各国的不同之处。

很庆幸自己生为中国人，而有幸能读到如此优美亲切而又博大精深的诗。因此，用激赏的心情谈谈我国这极有特色的诗人哲学，希望与爱诗的读者们分享。

罗兰 1976·仲秋

目 录

前言	1
我国的诗人哲学与现代人生	1
超然物外的禅境与幽隐	17
选诗：禅境与幽隐	27
道家情调的渔父与江海	51
选诗：渔父与江海	61
我国诗人的飘逸与豁达	91
选诗：飘逸与豁达	103
悠闲的晚年	125
选诗：悠闲的晚年	135
诗人与田园	153
选诗：诗人与田园	159
诗酒乐天真	177
选诗：诗酒乐天真	189
诗国与诗教	209
选诗的话（代后记）	221

我国的诗人哲学 与现代人生

我国的诗人哲学与 现代人生

人生常面临正与反的两面，包括取与舍、得与失、攀升与降落、成功与失败、幸运与不幸……等等。以日常小事为单位是如此，以整个人生为单位也是如此。我们日常有所取，必随同有所舍；有所得，必连带有所失，在一生中，我们有年轻体健的日子，也有年老体衰的岁月；有一帆风顺的佳境，也有蹇舛颠簸的时辰。

取得、收获、攀升、成功、幸运、年轻、体健……是正面的；也是人们所一致认为应该追求的。有关如何取、如何得，如何攀升以求取用世及成功，都为人们所乐于研究。但如何去面对相反的一面，却很少有人去关心。当遭遇到一般人所认为的失败时，怎么办？当必须割舍时，将如何？年老体衰时，又将怎样？……现代人们绝少谈及。似乎一切的颠峰就是终极，只有朝“正”的方向动，才合乎人们的要求；对“负”的方向，则只有极力去避免。而当发现事实并无法避免时，就会手足无措，不知

如何自处了。

现代人尤其如此。大家似乎有一种“成功狂”，一种被所谓“竞争”追逐得如同丧家之犬般的“狂奔症”。一切要求更新与进步，快速与效率，要求日新月异。只能得，不能失；只能取，不能舍；只能成，不能败；只能进，不能停；只能强，不能弱；只能向上攀援，不知如何降落。每个人都仿佛从一降生就听到了跑道起点的枪响，就立刻全速前进。挤学校，挤最热门的学校；念书，念最热门的学科；学技能，学最能赚钱的技能。争，争先、争快、争新、争奇。只能第一，不能第二；无暇顾及道义与人情。每一个人都是生存竞争的敌手，越是同行同道的朋友越是敌人。为了保持前茅，不惜损人利己。挤前一步即登高一步；退后一步即无死所。每一行业都处在随时可能被超越的恐惧之中。所谓“进步”，已经不再有确切的意义，人们不再有时间研究持久的品质，不再有力挽留既有的成就与原可保存的“成品”。“新”与“变”就是进步。好的花样变完了，技穷了。就去抓住一些以往大家不敢做的、坏的、有害的，加上一个“新”字冠冕，使人不敢不追。“性”的泛滥与暴力，及对人间苦闷绝望的夸张，被允许侵入文学、艺术与娱乐，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诞生，而且积非成是。以前引以为耻的，在“新”字标志下，人们便盲目的引以为荣。道德与安全吗？美好与幸福吗？无暇去考虑。你只有迎头赶上，而且变本加厉。出奇才能制胜，因此不顾一切，只求惊世骇俗。

而最可悲的是，如此狂奔的结果，仍难免在狂奔

的途中，因超速而颠簸，或在奔至峰顶时，收招不住而一脚踏空，跌入悬崖峭壁之下的万丈深渊。

现代人从出生闻枪声而起跑，以至在终点悲惨的殒落，是一急促慌张的过程。为求新求快，好像是随时在用“脑”，其实是从来无暇用一用“心”。

“竞争”，把现代人逼到一条狭窄玄虚的跑道上。这跑道，除了供人奔跑之外，一无所有。恰如那些大赛车的场面，有人中途机件失灵而残毁；有人到了终点，却发现那里只是一片荒芜。

怎样生存，怎样生存得绚烂，怎样建功立业？是人生的积极面，不妨加点速度与压力；但怎样生活得踏实，如何安享平淡？怎样使跑道不那么狭窄与玄虚，人生的尽头不那么荒芜，怎样去发现跑道之外广阔的天地？……这种种，不能只顾速度，不能一味接受压力，而需要另一种东西来使它平衡。不仅使它平衡，而且更是使它美好与超然。

西方人以前靠宗教。后来人们觉得宗教对现代人失去了说服力而十分彷徨。近年来，美国年轻一代在尝试了种种的古怪的方式如作嬉皮、吸食大麻烟之类，以求精神上的慰藉，却都失败之后，有些人不得已而又回到宗教。但他们却又过分依附。其中难免有对自我的否定与灰心的成分。他们是因为发现认真探求生命的真谛无益而返，是发现舍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皈依而返。消极的意味太浓，而了悟的意味太淡，不足以说服他们自己。他们的皈依是让自己无条件的放弃深思与追究，这也不是哲学的态度。

现代人已经太聪明，他们需要一种真正能够说服他们的东西，需要一种通得过理智分析的诚服。换句话说，尽管他们需要心灵上的依归，但这依归在宗教之外，还必须另有属于哲学的一份。

这就使我们想到历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

中国历来知识分子很明显的是，一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归返自然的哲学思想，再参酌了佛家的出世与空灵，来使人生得到平衡，和更多的意义与更丰的内容。而把这综合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人生哲学用最优美的方式实行并表现于文字的，则是我们的诗人。他们那亦儒、亦道、亦释，却也非儒、非道、非释的想法，代表着所有中国人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所有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诗人的生活态度是：即使在极端入世竞逐的时候，也仍随时提醒自己：

“过分征逐是无谓的。”（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

“为金钱而卑躬屈节是我所不屑为的。”（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辛弃疾）

“任性自如的生涯才是最可贵的。”（飘萧我是孤飞雁，不共红尘结怨。朱敦儒）

“无所求于人，才是高不可攀的。”（数椽茅屋青山下，是山中宰相家。元·孙周卿）

“人来自自然，是不该对自然忘恩负义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

这种在积极入世的生活之中而无时或忘退隐田园，遁